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四　　列傳九十四

李懷仙 朱希彩　朱滔

劉怦 子濟 澭 濟子總 譚忠 從祈 許瑫

程日華 子懷直 從子懷信 懷信子權

李全略 子同捷

李懷仙柳城胡人也世事契丹降將守營州祿山之叛懷仙以裨將從陷河洛安慶緒敗又事史思明善騎射有智數朝義時僞授爲燕京留守范陽尹史思明盜河南留其子朝清守幽州以阿史那玉高如震輔之朝義殺立移檄誅朝朝清二將亂朝義以懷仙爲幽州節度使督兵馳入如震欲拒不及計乃出迎懷仙外示寬以安士居三日大會斬如震州部悉平寶應元年元帥

雍王統迴紇諸兵收復東都朝義渡河北走乃令副元帥僕固懷恩率兵追之時羣兇瓦解國威方振賊黨聞懷恩至望風納款朝義以餘孽數千奔范陽懷仙誘而擒之中人駱奉先間道諭懷仙遂降使其將李抱忠以兵三千戍范陽朝義至抱忠閉關不內乃縊死斬首來獻屬懷恩私欲樹黨以固兵權仍保薦懷仙可用代宗復授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遷檢校兵部尚書王武威郡與賊將薛嵩田承嗣張忠志等分河朔而帥之既而懷恩叛逆西蕃入寇朝廷多故懷仙等四將各招合遺孽治兵繕邑部下各數萬勁兵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貢賦不入於朝廷雖稱藩臣實

非王臣也朝廷初集姑務懷安以是不能制懷仙大厤三年爲其麾下兵馬使朱希彩所殺麾下朱希彩朱泚泚弟滔謀殺懷仙斬閽者以入希彩不至黎明泚懼欲亡滔曰謀不成有死逃將焉往俄希彩至共斬懷仙族其家希彩自稱留後恒州節度使張忠志以懷仙世舊撫葬覆族遣將率衆討之爲希彩所敗朝廷不獲已宥之以河南副元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爲幽州節度使授希彩御史中丞充幽州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詔縉赴鎮希彩聞縉之來蒐選卒伍大陳戎備以逆之縉晏然建旌節而希彩迎謁甚恭縉知終不可制勞軍旬日而還尋加希彩御史大夫充幽州節度留後十二月加希彩

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五年封高密郡王既得位暴横自恣無禮於朝廷七年孔目官李瑗因人之怒伺隙斬之軍人立其兵馬使朱泚為留後泚自有傳

朱滔賊泚之弟也平州刺史朱希彩為幽州刺史以滔同姓甚愛之常令將腹心親兵及泚為節度使遂使滔將勁兵三千赴京師請率先諸軍備塞自祿山反後山東范陽外雖示順實皆倔強不廷泚首効臣節代宗嘉甚命滔勒兵東入長安通化門西出開遠門出屯涇州出師勞還未有兵環王城者今而許之蓋示優異召滔對於

三殿代宗臨軒勞問既而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各有短長統御士衆方畧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龍顏泚長臣五歲未朝鳳闕此不及臣代宗愈喜及還乃謀奪泚兵謊說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大厤九年泚朝覲因乞留西征吐蕃以滔試殿中監權知幽州盧龍節度留後兼御史大夫滔殺有功者李瑗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及田承嗣反與李寶臣李正已等解磁州圍建中二年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成德軍節度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束鹿滔命偏師守束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圍束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陳

橫進滔繢帛爲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爲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以功加檢校司徒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以德棣二州隸焉朝廷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團練使王武俊爲恆冀二州團練使滔怒失深州又請恒定七州所賦供軍復不許愈怨武俊怒失寶臣故地滔構武俊同已反馬燧圍田悅於魏州悅告急滔與武俊遂連兵救悅又懼張孝忠之襲使劉怦壁險而軍滔激其衆曰士賊血鬪既下堅城朝廷乃見奪奏賞不報君等疾趨破馬燧軍以取貲糧可乎軍中不應三號之乃曰幽人死於南者骸撐不拾痛藏心髓奈何復欲暴骨中野乎司徒兄弟受國寵士各嘗官賞願安之不恤其他滔罷潛殺不可共亂者數十人日知發其謀於燧天子聞以悅未下重起兩寵即封滔通義郡王實戶三百滔愈悖分兵與武俊屯趙州殺日知矯詔

發其糧貯即引兵救悅次束鹿軍大譟曰天子令司徒北還而南救魏寧有詔邪滔懼走圍傅舍裨將蔡雄好論士曰始天子約取成德所得州縣賜有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鎮常若無絲纊冀得深州以佐調奉今顧不得又天子以帛賜有功士爲馬燧掠去今引而南非自爲也軍中悔謝復曰雖然司徒向行逢詔貰如還將回次深州誅首變者二百人衆懼乃率兵南壁寧晉與武俊合帝命馬燧與李懷光擊之滔屬鄭雲逵田景仙皆奔遂已而滔破懷光軍則與王師屯魏橋久不戰悅德滔援欲尊而臣之滔讓武俊曰篋山之勝王大夫力也於是滔武俊官屬共議古有列國連衡共抗秦今公等在此李大夫在鄆請如七國並建號用天子正朔且師在外其動無名豈長爲叛臣士何所歸宜擇日定約順人心不如盟者共伐之滔等從之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俄覆滅惡其名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號魏納號齊

敗李懷光於篋山三年十一月新書十月庚申**滔僭稱大冀王僞署百官與李納田悅王武俊並稱王**爲壇魏西祀天與武俊等三讓乃就位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

滔改幽州爲范陽府以子爲府留後用親信爲留守滔
等君室皆曰殷妻曰妃子爲國公下皆稱臣謂殿下上
書曰殿所下曰令置左右內史視丞相內史令監視侍
中中書令東西侍郎視門下中書東曹給事西曹舍八
視給事中中書舍人司議大夫視諫議大夫六官省視
尚書東西曹僕射視左右僕射御史臺曰執憲置大大
至監察御史驪使要藉官曰承令左右將軍曰虎牙豹
界軍使曰鷹揚龍驤以劉怦爲范陽府留守柳良器李
子千爲左右內史滔兄瓌現陸慶爲東西曹僕射楊霽
馬定寇驃楊榮國爲司文司武司禮司刑侍郎李士真
樊擂爲洮憲大夫中丞其餘以交補署聘處士張遂王
道爲司諫馬燧遣李晟將兵至易定齊張茂昭攻涿真
以絕滔援明年圍清苑滔將鄭景濟固守滔使馬是將
兵萬人與武俊拒燧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絕晟擢道兵
至定州晟不知夜引兵還滔疑有伏不敢逼遠保瀛州
而孝忠晟合兵千人拔萊水滔驍將鳥薩戍以兵七百
襲殺敗辛豢百陵不出景濟望滔軍立幟爲應滔進軍
咧晟諸晟區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
滿戰滔已破晟則迴屯河悃不進武俊使宋端趣讓滔
犴曰與詐戰且病就[illegible]藥西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遊奔

兄背君如脫屣王必相疑亦聽所為端還武俊謂寔曰寡人望王速來指縱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為節度足矣寔遣具道所以然武俊亦遣使謝滔滔悅亦報謝然武俊內銜之滋不懌與田悅潛謀絕滔及泚反燧等皆班師武俊寔亦還

南結李希烈與元初田悅王武俊

以朱泚據京師滔兵強盛首尾相應田悅嘗謂武俊曰

朱滔心險不可隄防遂相率歸順泚既僭號悅武俊遣使至河間賀泚即位武俊說請寔共攻康日知於趙州謀覆其巢不克寔歸武俊餞之厚贈遣

立滔為皇太弟泚遣人密召滔使趨洛陽滔發晉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令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郅說悅連和俱西滔素強調斂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乘輿法從及赦令皆具

仍令以重賂招誘迴紇初回紇以女妻奚王大麻末奚亂殺王女逃歸道平盧滔以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為婚女悅許焉既而遣使修壻禮於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僭相王與武俊悅納四

金鑰於回紇曰四國願聽命於可汗謹上金鑰啟閉出納惟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以二千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懷光餉路未至回紇而王師還回紇過幽州滔使說其酋達干曰若能同度河而南玉帛子女不貲計可得也達干許諾滔以金帛約日五十里舍以須悅軍

南攻魏貝即西入關興元元年正月滔驅率燕薊之衆及迴紇雜虜號五萬滔兵五萬車千乘騎二萬上私屬萬餘虜兵二千馬槖駝倍之過武俊境武俊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悅巳用武俊謀不背由備峙於野以待滔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謁滔節歸閉賊守滔疑之矣承濟武俊陰遣客反間滔曰悅有徽須公南以兵斷公歸路宜少備滔怒大承濟執悅吏掠訊不得其情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澶衛係挑老劫撫遺者悅大恐闔城自保滔遣將楊布界定備洵屯平恩置官吏滔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次南河攻闔貝州三月田緒殺田悅魏州亂滔令大將馬寔分兵逼魏州營於王莽河德宗在山南慮二兇兵合進

使授王武俊平章事令與李抱眞叶力擊滔四月恒潞兩軍次涇城北行營相距十里抱眞自率二百騎徑入武俊軍面申盟約結爲兄弟五月四日進軍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滔急召寔至貝州步馬乏之頓明日輒約戰寔請休士三日蔡雄達干等畏武俊壁堅難圖請戰楊布曰大王將取東都逢小敵卽怯何以長驅天下邪術士尹少伯亦言必勝）翼日滔令大將馬寔盧南史引迴紇契丹來挑戰武俊遣騎將趙珍（新書王武俊傳作琳）提精騎三百當之抱眞將王虔休犄角待之武俊與其子士淸自當迴紇契丹部落兩軍旣合鼓譟震地迴紇恃捷穿武俊陣而過武俊乘騎勒馬不動俟迴紇引退因而薄之迴紇勢不能止武俊父子縱馬急

擊獲迴紇三百騎滔陣亂東走兩遊追斬俘馘數萬計（大將朱良祐李進皆被執）過夜夾滔壘而軍是夜滔以殘衆千人奔德州委棄戈甲山積滔至瀛州殺騎將蔡雄楊布以其前鋒先敗又殺陰陽人尹少伯以其言舉兵必勝故也六月李晟收京城朱泚姚令言死滔還幽州爲武俊所攻僅不能軍上章待罪九月詔曰朱滔累獻款疏深効懇誠省之惻然良用憫歎宜委武俊抱真開示大信深加曉諭若誠心益固善迹克彰朕當掩釁錄勲與之昭雪貞元元年薨于位時年四十（新書四十二案滔大厯八年來朝云年二十八至貞元元年正爲四十新書誤）贈司徒

新書贊曰朱滔脅其兄泚入朝及引兵東嚮稱帝以自尊名雖助泚泚志可知矣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遺種其禍與泚鈞而族夷有先後爲間也

劉怦幽州昌平人也父貢常爲廣邊大斗軍使怦卽朱滔姑之子（少爲范陽裨將以親老疾宜侍輒去職李懷仙爲節度使檄召不應）積軍功爲雄武軍使廣屯田節用以辦理稱稍遷涿州刺史居數年朱滔將兵討田承嗣奏署怦領留府事以寬緩得衆心時李寶臣爲田承嗣間說與之通謀承嗣又以滄州與寶臣乃以兵劫朱滔於瓦橋關滔脫身走乘勝欲襲取幽州怦設方畧鎮撫寶臣不敢進以功加御史中丞寶臣死子惟岳拒朝命德宗令滔與張孝忠同力討之

及惟岳平滔怨朝廷違約不與深州含怒不已會王武俊亦怨割地深趙相謀叛欲救田悅怦時知幽州留後事遣人齎書謂滔曰司徒位崇太尉尊居宰相恩寵冠藩臣之右榮遇極矣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爲太尉鄉司徒里此亦大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暴亂易亡今復何有怦忝密親世荷恩遇然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也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言卒無疑貳凡出征伐必以怦總留後事及僭稱大冀王僞署怦爲右僕射范陽留守及泚據京邑

召滔南犯至貝州挫敗而還兵甲盡喪怦聞滔將至悉蒐范陽兵甲夾道排列二十餘里以迎滔歸於府第人皆嘉怦忠義貞元元年滔卒三軍推怦權攝軍府事怦爲衆所服卒有其地朝廷因授怦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幽州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押奚契丹經略盧龍軍使彭城郡公居位三月貞元元年九月卒年五十九廢朝三日贈兵部尚書諡曰恭賜布帛有差子濟繼爲幽州節度使

濟字濟怦之長子初母難產既產侍者初見濟是一大蛇黑氣勃勃莫不驚走及長頗異常童所居室焚人皆驚

救濟從容而出衆異之（遊學京師第進士歷莫州刺史）累歷本管州縣牧宰及怦爲節度使以濟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怦卒軍人習河朔舊事請濟代父爲帥朝廷姑務便安因而從之累加檢校兵部尚書貞元五年遷左僕射充幽州節度使時烏桓鮮卑數寇邊濟帥軍擊走之深入千餘里（至青都山斬首二萬級其後又掠檀薊北鄙濟率軍會室韋破之）虜獲不可勝紀東北晏然貞元中朝廷優容藩鎮方甚兩河擅自繼襲者尤驕蹇不奉法惟濟最務恭順朝獻相繼德宗亦以恩禮接之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卽位再遷檢校司徒（本紀司空）元和初加兼侍中（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

伐之趙且大備我奈何禆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曰天子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繫之使視趙果不設備數日詔書許濟無出師濟釋忠謝而問之忠曰昭義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倚趙自固雖甚怨必不殘趙趙既不備燕從史則告天子曰燕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曰計安出曰今天子誅承宗而燕無一卒濟易水者正使潞人賣恩於趙販忠於上是君貯忠義心而染私趙之名卒不見德於趙惡聲徒嘈嘈於天下濟然之 及詔討王承宗諸軍未進濟獨以兵七萬卒先前軍擊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餘級獻逆將於闕優詔褒之又拔饒陽又爲詩四韻上獻以表忠憤之志明年春將大軍次瀛州累攻樂壽博陸安平等縣進攻安平久不拔濟命次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前後大獻俘獲賞功頗厚仍與子孫六品官者凡

四人未幾有疾會赦承宗錄功拜兼中書令濟在鎮二十餘年雖輸忠款竟不入覲又謀殺其弟澭澭歸國爲信臣及濟疾欠子總與濟親吏唐宏實通謀鴆殺濟數日乃發喪時年五十四詔贈太師廢朝三日賻禮有加

謚曰莊武

弟源貞元十六年八月爲檢校工部尚書兼左武衞將軍初爲涿州刺史不受兄教令濟奏之貶莫州參軍復不受詔濟帥師至涿州源出兵拒之未合而自潰濟擒源至幽州上言請令入覲故授官以徵之

澭濟之異母弟也喜讀書工武藝輕財愛士得人死力

事朱滔常陳逆順之理後怦爲盧龍軍節度使病將卒澭在父側即以父命召兄濟自莫州至竟得授節度使濟常感澭奉已澭爲瀛州刺史亦許以澭代已任其後濟乃以其子爲副大使澭旣怨濟遂請以所部西捍隴塞拔其所部兵一千五百人男女萬餘口直趨京師在道無一人犯令者德宗寵遇特授秦州刺史以普潤縣爲理所及順宗傳位稱太上皇有山人羅令則詣澭言異端數百言皆廢立之事澭立命縶之令則又云某之黨多矣約以德宗山陵時伺便而動澭械令則送京師杖死之後錄功賜其額曰保義軍蕃戎畏之不敢爲寇

常有復河湟之志議者壯之累封彭城郡公及病籍士馬求代旣遷卒於道元
和二年十二月卒年四十九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景
總濟之第二子也性陰賊險譎元和五年濟奉詔討王
承宗使長子緄假爲副使領留務時總爲瀛州刺史濟
署爲行營都兵馬使屯軍饒陽師久無功總潛伺其隙
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及帳內小將爲謀使詐自
京至曰朝廷以相公逗留不進除副大使爲節度使矣
明日又使人曰副大使旌節已到太原又使人走而呼
曰旌節過代州舉軍驚恐濟驚惶憤怒不知所爲因殺
主兵大將數十人及與緄素厚者乃追緄以張玘兄臯

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旻不食渴索飲總因寘毒而進之濟死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總遂領軍務朝廷不知其事因授以節鉞封楚國公累遷至檢校司空及王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賊武強縣遂駐軍持兩端以利朝廷供饋賞賜是時吳元濟尚存王承宗方跋扈易定孤危憲宗暫務姑息加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元濟就擒李師道梟首王承宗憂死田宏正入鎮州總既無黨援懷懼每謀自安之計初總弒逆後每見父兄為祟甚慘懼乃於官署後置數百僧厚給衣食令晝夜乞恩謝罪每公退則憩於道場若入他室則惘惕不敢寐

譚忠復說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朱泚希烈自立趙冀齊魏稱王郡國弄兵抵目相視可謂危矣然卒以無事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之強或首於都市或身爲逐客皆君自見今兵騎騎北來趙人已獻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齊唯燕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爲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疏願奉朝請晚年恐悸尤甚故請落髮爲僧冀以脫禍乃以判官張皋爲留後總以落髮上表歸朝穆宗授檢校司徒兼侍中天平軍節度使既聞落髮乃賜紫號大覺師遣使者以節印借來時總已髡祝讀節印遂衣浮屠服總行至易州界暴卒輟朝五日贈太尉擇日備禮冊命賻絹布一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始總請代獻馬萬五千匹羣臣或疑其詐帝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緡錢百萬勞軍高年惸獨不能自存者官吏就問賜粟帛總遂與惠俱行軍中世襲其惡擁留不得進總殺首謀者十

人以飾付張皐夜開遁去遲明軍中始知先是元和初王承宗阻兵總父濟
備陳征伐之術請身先之及出軍累拔城邑旋屬被病
不克成功總既繼父願述先志且欲盡更河朔舊風長
慶初累疏求入覲兼請分割所理之地然後歸朝其意
欲以幽涿營州爲一道請宏靖理之瀛州莫州爲一道
請盧士玫理之平薊嬀檀爲一道請薛平理之仍籍軍
中諸將盡薦於闕下因望朝廷升奬使幽薊之人皆有
希羨爵祿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陽宰臣崔植
杜元穎又不爲久大經畧但欲重宏靖所授而未能省
其使局惟瀛莫兩州許置觀察使其他郡縣悉命宏靖

統之時總所薦將校又俱在京師旅舍中久而不問如朱克融輩僅至假衣丐食日詣中書求官不勝其困及除宏靖又命悉還本軍克融輩雖得復歸皆深懷觖望其後果為叛亂總既以土地歸國授其弟約及男礎等一十一人領郡符加命服者五人升朝班佐衛者十八人忠護總喪至亦卒忠涿人喜兵善謀事蓋健男子云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本單名華父元皓事安祿山為帳下將從陷兩京頗稱勇力史思明時為定州刺史華少事本軍為張孝忠牙將初李寶臣授恒州刺史吞併滄鄰有恒冀深趙易定滄等七州寶臣既卒惟岳拒朝命

以圖繼襲寶臣部將張孝忠以定州歸國授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朱滔討惟岳及惟岳誅朝廷以恆冀授王武俊深趙授康日知易定滄授張孝忠分為三帥將惟岳將李固烈守滄州孝忠令華詣固烈交郡固烈將歸真定悉取滄州府藏累乘而還軍人怒殺固烈皆奪其財相與詣華曰李使君貪鄙而死軍州請抑牙權領不獲已從之孝忠因授華知滄州事未幾朱滔合武俊謀叛滄定往來艱阻二盜遂欲取滄州多遣人遊說又加兵攻圍華俱不聽從乘城自固久之錄事參軍李宇為華謀曰使君受圍累年張尚書不能致援論功獻捷須至

中山所謂勞而無功者也請爲足下至京師自以一州爲使華即遣之宇入闕備陳華當二盜之間拔於矢石德宗深嘉之拜華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以華爲使（時建中三年也）尋加工部尚書御史大夫賜名日華仍歲給義武軍糧餉數萬（錢十二萬緡糧數萬斛）自是別爲一使（以子爲判官）孝忠唯有易定二州而已武俊遣人說華歸已華曰相公欲弊邑仍舊隷恆州且借騎二百以抗賊俟道路通即從命武俊喜即以二百騎助之華乃留其馬遣人皆還武俊怒其背約又以朱滔方攻圍慮爲所有而止及武俊歸國河朔無事日華即遣所留馬還武俊別

陳珍辭謝過武俊歡然而釋貞元四年新書二年舊書德宗紀同當從新書卒贈兵部尚書子懷直

懷直習河朔事父卒自知留後事朝廷嘉父之忠起復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升橫海軍爲節度以懷直爲留後又於弓高縣置景州管東光景城二縣以爲屬郡竿入朝願析東光景城二縣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史不廷授幾三十年帝嘉其志以徐申爲景州刺史累加至檢校尚書左僕射五年起復案日華卒於貞元二年六月不當云起復此蓋承上四年之誤正授節度觀察使懷直荒於畋獵數日方還不恤軍政軍士不勝寒餓其帳下將從父兄懷信因衆怒閉門不內帝不之罪更以虔王爲節度使擢懷信留後明年懷信爲節度使

懷直因來朝覲貞元九年也案德宗紀貞元十年懷直來朝復還鎮十一年爲懷信所逐復入朝此云九年進退無據德宗優容之依前檢校右僕射兼龍武統軍賜安業里甲第妓女一人既而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年四十九廢朝一日贈揚州大都督新書十六年懷直卒後五年懷信死子權葉領軍務舊書德宗紀同案此則懷直卒於懷信之前無懷信死懷直復歸滄州事而權爲懷信子非懷直子也此段未詳何據

執恭代襲父位朝廷因而授之元和元年拜節度使累進檢校兵部尚書封邢國公元和六年入朝憲宗禮遇遣之加尚書左僕射嘗夢滄州衙門樓額悉貼權字遂奏請改名權十三年淮西

賊平藩方惕息權以父子世襲如三鎮事例心不自安乃請入朝十三年至京師表辭戎帥因命華州刺史鄭權代之以靖安里私第仄狹賜地二十畝令廣其居尋遷檢校司空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卒贈司徒權兄弟子姪在朝列宿衛者三十餘人

李全畧者本姓王名日簡爲鎮州小將事王武俊元和中節度使王承宗没軍情不安自拔歸朝授代州刺史長慶初鎮州軍亂殺田宏正穆宗爲之旰食以日簡嘗爲鎮將召問其計日簡遂於御前極言利害兼願有以自効因授德州刺史經畧其事明年杜叔良兵敗傅野擢拜橫

海軍節度使滄德棣州觀察使賜姓李氏名全畧以崇樹之來
幾令子同捷入侍兼進錢千萬踰歲同捷歸覲乃奏請
授滄州長史知州事兼主中軍兵馬朝廷初不之許後
慮其有奇策將副經畧之旨遂從之及得請全畧乃陰
結軍士潛為久計外示忠順內諳姦謀棣州刺史王稷
善撫衆且得其心全畧忌而殺之仍孥戮其屬凡所為
事大率類此寶歷二年四月卒
子同捷初為副大使居喪擅領留後事仍重賂藩鄰以
求纘襲朝廷知其所為經年不問屬昭愍晏駕文宗即
位同捷冀易世之後稍行恩貸即令母弟同志同與入

朝令掌書記崔長奉表備達悃誠請從朝旨詔授同捷
檢校左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兗海節度使以天平節度
使烏重胤爲滄州節度以代之詔下同捷託以三軍乞
留拒命乃命烏重胤率鄆齊兵加討又詔徐帥王智興
滑帥李聽平盧康志睦魏博史憲誠易定張璠幽州李
載義等四面進攻同捷世行姦詐自以嘗在成德軍爲
將校燕趙之師可結爲城社乃以玉帛子女賂河北三
鎮以求旄鉞李載義初授朝命堅於効順乃囚同捷姪
及所賂玉帛妓女四十七人表獻朝廷加載義左僕射
王庭湊司徒以悅其心庭湊本蓄狠心欲吞橫海乃出

兵於境以赴同捷王智興師次棣州智興攻棣州火譙門引水灌城凡七月具將張叔連降始刺史藥濠以同捷叛當上變事洩爲所害贈工部尚書詔曰李同捷幸襲舊勳不思纘緒斬麻未幾私行墨縗毒殺忠良擾惑部校稽之國憲難逭常刑朕以項在先朝已稽中旨實遵成命未議改圖乃出留務之權授以戎帥拔負海之隱置之中華推恩含垢斯亦至矣而同捷益懷迷執閉境練兵大詬鄰封拒捍中使遐邇憤怨中外驚嗟叛命既彰大義當絕事非獲已良用憮然其同捷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令諸軍進討俄而烏重胤卒授神策節度使李寰代重胤出師無功召還乃加王智興平章事充行

營招撫使史憲誠遣大將亓志沼與子唐帥兵二萬五千攻德州大和二年九月智興收棣州因割棣滄青智興進圖滄州是時帝絕王庭湊朝貢且討之時諸軍在野朝廷特置供軍糧料使日費寖多兩河諸帥每有小捷虛張俘級以邀賞賚實欲困朝廷而緩賊也繒帛征馬賜之無算同捷旣窘王庭湊援之不及乃令人誘亓志沼俾倒戈攻憲誠許以代爲魏博節度志沼信其言而叛憲誠告難詔李聽以諸道兵攻之志沼敗奔於鎭州李寰赴闕又以李祐代爲橫海節度智興將李君謀以輕兵絕河夜濟無棣降饒安壁五千兵三年祐拔無棣平原有詔行營堅壁務農非被襲勿決戰而祐兵已薄德州三月詔諫議大夫柏耆

軍前慰撫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乞降於祐祐疑其詐柏耆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耆徑入滄州取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其月二十六日至德州界諜言庭湊兵來劫篡者乃斬同捷首傳而獻捷百僚稱賀詔貸四州一年租賦同捷母孫妻崔兒元達等既獻詔悉宥之配於湖南安置流崔長商州同與等以異母貸死得隨母流所云

史臣曰國家崇樹藩屏保界山河得其人則區宇以寧失其授則干戈勃起若懷仙之輩習亂河朔志深狡蠹忠義之談罔經耳目以纂亂爲事業以專殺爲雄豪或父子兄弟或將帥卒伍迭相屠滅以成風俗斯乃王道

漸漬教化不及惜哉蒸民陷彼虎吻其間劉總粗貯臣
誠然而殺父兄以圖榮落鬚髮而避禍未旋踵而藥卒
他境斯謂報應之驗與
贊曰國法不綱賊臣鴟張繼曰父子兇如虎狼懸稔族
滅身屠地亡蠹茲侯莽汙我彝章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四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五　　列傳九十五

尚可孤 字可孤 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代居松漠之間天寶末歸國隸范陽節度安祿山後事史思明上元中歸順累授左右威衛二大將軍同正 封白水縣伯 充神策大

將以前後功改試太常卿徙封馮翊郡王案王字疑誤仍賜實封一百五十戶魚朝恩之統禁軍愛其勇甚委遇之俾為養子奏姓魚氏名智德以禁兵三千鎮於扶風縣後移武功可孤在扶風武功凡十餘年士伍整肅軍邑安之朝恩死賜可孤姓李氏名嘉勳會李希烈反叛建中四年七月除兼御史中丞荊襄應援淮西使仍復本姓名尚可孤以所統之衆赴山南累有戰功及涇原兵叛詔徵可孤軍至藍田賊衆方盛遂營於七盤修城柵而居之賊將仇敬忠等來寇可孤頻擊破之因收藍田縣德宗將還梁州命引兵守衛上興元元年三月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使四月仇敬忠又寇可孤率兵急擊擒敬忠斬之遂進軍與副元帥李晟決策攻討五月晟率可孤及駱元光之軍收京城可孤之師爲先鋒京師平以功陞檢校右僕射封馮翊郡王增邑通前八百戸實封二百戸可孤性謹愿沈毅旣有勳勣衆會之中未嘗言功賊平之後營於白花亭御衆公平號令嚴整時人稱焉李晟甚親重之及李懷光以河中叛詔可孤率師與諸軍進討次於沙苑遇疾卒於軍贈司徒賻布帛米粟加等喪葬所須並令官給

李觀洛陽人其先自趙郡徙焉秋官員外郎敬仁姪孫

世少習武藝沈厚寡言有將帥識度乾元中以策干朔
方節度使郭子儀子儀善之令佐坊州州刺史吳伷充防
遏使尋以憂免居盩厔別業廣德初吐蕃入寇鑾駕之
陝觀於盩厔率鄉里子弟千餘人守黑水之西戎人不
敢近會嶺南節度楊慎微將之鎮以觀權謀奏充偏將
俾總軍政及徐浩李勉繼領廣州尤加信任麾下兵甲
悉委之平馮崇道朱濟時有功累遷大將李勉移鎮滑
州累奏授試殿中監加開府儀同三司追赴闕授右龍
武將軍建中末涇師叛觀時上直領衛兵千餘人扈從
奉天詔都巡警訓練諸軍戍卒三數日間加召二千餘

泉列之過衢整肅鼙鼓城內因之增氣德宗倚賴之賜封二百戶二子宏寓授八品京官及駕出奉天與令狐建李昇韋清等咸執羈靮周旋艱險皆著功勞駕還京師詔總後軍禁衞興元元年閏十月拜四鎭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在鎭四年雖無拓境之績勵卒儲糧訓整寧輯及平涼之會渾瑊既無戎備觀伺知狡謀潛擇精兵五千要伏險道及瑊遁歸賴觀游軍及李元諒之師表裏以免帝優賞賜賚甚厚特詔褒美其年朝京師前一日就道虜至期出精騎狙擊不及去除少府監檢校工部尚書以疾終貞元四年贈太子少傅

戴休顏字休顏夏州人在軍伍以膽略稱大曆中爲郭子儀部將論平党項羌以安河曲試太常卿封濟陰郡公進封咸寧郡王兼朔方節度副使城邠州功最以戰功累遷至鹽州刺史奉天之難倍道以所部蕃漢三千人號泣赴難德宗嘉之賜實封二百戶與渾瑊杜希全韓遊瓌等捍禦有功車駕再幸梁洋留守奉天及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顏休顏集三軍斬其使嬰城自守懷光大駭遂自涇陽夜遁其月拜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李晟收京師乃與渾瑊破泚偏師斬首三千級休顏追賊至中渭橋李晟旣清宮闕休顏與瑊等率兵赴岐陽邀擊泚餘衆及策勳加檢校右僕射

封至六百戶七月扈蹕至京特賜女樂甲第以褒功伐尋拜左龍武統軍貞元元年卒年五十九廢朝一日贈賻有差弟休璿歷開府儀同三司封東陽郡王休晏歷輔國大將軍封彭城郡公俱以將略稱

陽惠元平州人以材力從軍隸平盧節度劉正臣後與田神功李忠臣等相繼泛海至青齊間忠勇多權略稱爲名將又以兵隸神策充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初大厤中兩河平定事多姑息李正己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曹濮徐兖鄆十五州之地養兵十萬李寶臣有恆易深趙滄冀定七州之地有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相衛洺貝檀七州之地有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均

房復郢六州之地其衆二萬皆始因叛亂得侯各擅土宇雖泛稟朝旨而威刑爵賞生殺自專盤根結固相爲表裏朝廷常示大信不爲拘限緩之則嫌釁自作急之則合謀或聞詔旨將增一城浚一池必皆怨怒有辭則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內治兵繕壘以自固凡歷三朝始二十年國家不敢興拳石撮土之役代宗性寬柔無怒一切從之凡河朔諸道健步奏計者必獲賜賚及德宗即位嚴察神斷自誅劉文喜之後知朝法不可犯四盜俱不自安奏計者空還無所賞賜歸者多怨或傳說飛語云帝欲東封汴州奏以城隘狹增築城郭李正已聞

之移兵萬人屯於曹州田悅亦加兵河上河南大擾羽
書警急乃詔移京西戎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
春樓親誓師以遣之曰嗚呼東鄙之警事非獲已惟爾
將校暨士各以忠節勤於王家南赴蜀門西定涇壘甲
冑不解瘡痍未平今截用爾分鎮於周鄭之郊敬聽明
命夫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稽諸理道用正邦國宜勵乃
戈甲保固城池以德和人以義制事將備其侵軼不用
越境攻取戢而後動可謂正矣今外夷來庭方春生植
品物資始農桑是時俾爾將士暴露中野我心痛悼鬱
如焚灼嗟爾有衆其悉予懷士卒多泣下及賜宴諸將

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爲都將
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
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爲歡苟未戎捷無以
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饋於道路他
軍無孑遺唯惠元一軍缾罍不發上稱歎久之降璽書
慰勞及田悅反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戰
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尋加檢校工部尚書攝貝
州刺史令以兵屬李懷光建中四年冬自河朔與懷光
同赴國難解奉天之圍明年二月懷光背國叛逆詔惠元與
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鄜坊節度使李建徽及懷光聯
營便橋晟知懷光且叛移屯東渭橋翰林學士陸贄諫

帝曰四將接壘晟等兵寡位下爲懷光所易勢不兩完晟旣慮變請與惠元東徙則建徽孤立宜因晟行合兩軍皆往以備賊爲解趣裝進道則懷光計無所施帝不從使神策將李昇往伺還奏懷光反明甚是夕奪二軍惠元義不受汙脫身奔奉天會乘輿南幸懷光怒惠元之逸令其將冉宗以百餘騎追及於好畤縣惠元計窮父子三人竝投人家井中冉宗竝出而害之惠元被髮呼天血流出背袒裼戰而死二子晟暠匿井中皆遇害興元元年贈右僕射仍賻絹百疋惠元男尚食奉御晟贈殿中監左衛兵曹參軍暠贈邠州刺史褒死難也少子旻字公素惠元之死被八創墮別井或救得免歷邢州刺史盧從史旣縛潞軍潰有驍卒五千從史嘗以子視者奔於旻旻閉城不內衆皆哭曰奴失帥今公有完城又度支錢百萬在府少賜之爲表天子求旌節旻開諭禍福還之衆感悟遂還軍憲宗嘉之遷易州刺史王師討

吳元濟以唐州刺史提兵深入二百里薄申州拔外郭殘其垣以功加御史中丞容州西原蠻反授本州經略招討使擊定之進御史大夫合邕容兩管為一道卒贈左散騎常侍

李元諒本駱元光姓安氏其先安息人也少為宦官駱奉先所養冒姓駱氏元諒長大美鬚勇敢多計少從軍備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鎮國軍節度使李懷讓奏署鎮國軍副使俾領州事元諒嘗在潼關領軍積十數年軍士皆畏服德宗居奉天賊泚遣偽將何望之輕騎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望之遂據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將所部仍合義兵因其未設備徑攻望之遂拔華州望之走歸元諒乃修城隍器械召募不數日

得兵萬餘人軍益振以功加御史中丞賊泚數遣兵來寇輒擊卻之是時尚可孤守藍田（元諒屯昭應王權壁中渭橋）與元諒犄角賊東不能逾渭南元諒功居多無幾遷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封武康郡王）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先是詔發隴兵東討李希烈師方出關泚使劉忠孝召還至華陰華陰尉李夷簡說驛吏捕之追及關元諒斬以狥所召兵不得入由是華州獨完）興元元年五月詔元諒與副元帥李晟進收京邑兵次於滻西賊恐衆來攻元諒先士卒奮擊大敗之進軍至苑東與晟力戰壞苑垣而入賊連戰皆敗遂復京師元諒讓功於晟出屯於章敬佛寺帝還宮加檢校尚書右（新書左）僕射實封七

百戶（新書五百戶）賜甲第女樂仍與一子六品正員官李懷光反於河中絕河津詔元諒與副元帥馬燧渾瑊同討之時賊將徐庭光以銳兵守長春宮元諒遣使招之庭光素輕易元諒且慢罵之又以優胡爲戲於城上辱元諒先祖元諒深以爲恥（又使約降曰我降漢將耳）及馬燧以河東兵至庭光降於馬燧詔以庭光爲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河中平燧待庭光益厚元諒因遇庭光於軍門（元諒見韓遊瓌曰彼辱我祖今日斬之子助我乎許諾）命左右劫而斬之乃詣燧俯首謝罪燧盛怒將殺元諒（遊瓌見曰殺一偏裨尚爾郎殺一節度法宜如何燧默然）久之以其功高乃止（元諒請輸錢百萬勞軍自贖渾瑊亦爲請燧赦之）德宗以元諒

專殺處有章疏先令宰相論諫官勿論貞元三年詔元諒將本軍從渾瑊與吐蕃會盟於平涼元諒軍潘原遊瓌軍洛口以爲援元諒謂瑊曰本奉詔令營於潘原堡以應援侍中竊思潘原去平涼六七十里蕃情多詐儻有急變何由應赴請次侍中為營瑊以違詔固止之元諒竟與瑊同進瑊營距盟所二十里元諒營次之壕柵深固及瑊赴會元諒望雲物曰不祥虜必有變乃戒嚴部伍結陣營中是日虜果伏甲乘瑊無備竊發時士大夫皆朝服就執軍士死者十七八瑊單馬奔還羣虜追躡瑊營將李朝彩不能整眾多已奔散瑊至空營而已賴元諒之軍嚴固瑊既入營虜

皆散去是日無元諒軍瑊幾不免元諒乃整軍先遣輜重次與瑊俱申號令嚴其部伍而還時謂元諒有將帥之風德宗嘉之賜良馬十匹金銀器錦綵等甚厚丁母憂加右金吾衛上將軍起復本官帝念其勳勞又賜姓李氏改名元諒四年春加隴右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臨洮軍使移鎮良原良原古城多摧圮隴東要地虜入寇常牧馬休兵於此元諒遠烽堠培城補堞身率軍士與同勞逸芟林薙草斬荊榛俟乾盡焚之方數十里皆為美田勸軍士樹藝歲收粟菽數十萬斛生殖之業陶冶必備仍距城築臺上彀車弩為城守備益固無幾又進

築新城以據便地虜每寇掠輒擊卻之逕隴由是文安虜深憚之以疾貞元九年十一月卒於良原年六十二帝甚悼惜廢朝三日贈司空諡曰莊威賻布帛米粟有差

韓遊瓌河西靈武人仕本軍累歷偏裨始為郭子儀裨將安祿山反使阿史那從禮將同羅突厥五千騎偽降於朔方出塞門誘河曲九蕃府六胡叛部落凡五十萬子儀使遊瓌率辛京杲擊破之九蕃府還附累進邠寧節度留後積功至邠寧節度使疑當作副使德宗出幸奉天衞兵未集遊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合兵三千人赴難自乾陵北過赴醴泉以拒泚會有人自京城來言賊信宿當至上遽令追遊瓌等詔引軍屯便橋次泥泉與泚兵值遊瓌欲還奉天監軍翟文秀曰吾壁於此賊敢逾我而西可夾攻取之今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

天子也遊瓌曰不然我寡賊衆彼能分以亢我餘衆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子且奉天無強卒安得夾攻吾士乏且寒賊以利誘之衆且潰遂還奉天軍伍纔入壁泚黨果至乃出鬭城下小不利乃退入城賊急奪門遊瓌與賊隔門血戰會暝方解自是賊日攻城泚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遊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爲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譟攻南雉遊瓌曰是分吾力也趣北雉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傅滿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燼賊氣沮遊瓌惟明乘城拒守躬當矢石不暇寢息赴難之功遊瓌首焉李懷光反從駕山南德宗以禁軍無職局六軍特置統軍一員秩從二品以遊瓌惟明賈隱林等分典從駕禁兵懷光誘遊瓌爲變遊瓌自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誤臣使震驚乘輿後持臣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兵恃以爲

亂今邠有張昕靈武有甯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李朝臣渭北有竇覦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與抱授之罷懷光權而尊以元功諸將仰首各聽其帥彼安能以亂帝曰罷懷光權而批翕張若何對曰陛下約士以不次之賞今貢賦方至發而酬之其守自固邠有萬精甲臣得將之可以誅賊四方杖義而起賊不足慮帝美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其書稍嚴卒以警遊瓌不知發怒嫚罵瑊帝疑有變郎日辛梁州遊瓌使子從帝懷光檄假遊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遊瓌既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曰邠有齎甲可以立功始天假也遊瓌悟誘舊部兵八百馳入邠說昕日懷光自蹈禍機公今可取富貴無共汙不義也我願以麾下爲公先驅昕不聽遊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昕欲殺遊瓌戒左右衷甲入昕小史李岌潛自遊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聞時懷光子玫在邠遊瓌衛出之曰殺之祇以怒敵至必遠不如捨之玫至涇陽懷光走蒲州遊瓌屯七盤受李晟節度詔拜邠甯節度使遂與渾瑊會於奉天

李晟移軍東渭橋與駱元光尚可孤分扼京東要路渾瑊與遊瓌

戴休顏分典京西要路犄角進攻興元元年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例授奉天定難功臣李晟收京城遊瓌三將亦破賊於咸陽泚走涇州遊瓌使諭涇將楊滋滋拒不納泚遂敗京師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實封四百戶德宗自興元還京渾瑊與遊瓌休顏三將從李晟尚可孤駱元光三將奉迎論功行封與瑊等列次還鎮邠寧懷光寇同州瑊元諒敗於乾坑詔遊瓌率兵并力敗賊衆五千於屯遂會瑊馬燧開蔣城師次焦籬堡守將尉珪降懷光見勢單壁乃遁征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隴邠寧遊瓌追至安化虜營合水北遊瓌策曰賊行無人地必怠可襲取之使將史隨涇夜領兵五百入其營斬數百級取馬五千黎明虜以兵尾擊遊瓌羅幟旦衛鼙鼓四發虜驚潰去是歲復用鹽州刺史杜彥光約與之城吐蕃許之又取銀夏麟等州遣戍詔城鹽州以斷戎人走集虜人漢食禾拔方啓而病此天付時也有部李元諒韓全義率師一萬會

遊瓌收鹽州吐蕃請修清水盟以歸侵地馬燧爲之請詔問遊瓌遊瓌荅曰西戎弱則請盟強則入寇今侵地益深而乞盟詐我也帝不從會盟平涼詔遊瓌以軍屯洛口盟之日遊瓌以勁騎五百待非常令曰即有變急趨柏泉以分虜勢城破劫驅以免虜見兵出即解去後吐蕃寇大回原遊瓌方壁長武即選騎八百迎擊自引軍繼之監軍以爲戎不可易荅曰賊攻豐義今遊騎先破則彼大衆不敢前豐義全矣戰南原敗之吐蕃夜遁三年以子欽緒與妖賊李廣宏同謀不軌時遊瓌鎮長武城事將發欽緒奔於邠州邠州將吏械送京師遊瓌以子大逆請代歸固欲詣闕詔不許遊瓌鏁繫欽緒二子送京師請從坐上亦宥之十二月遊瓌入朝素服待罪入朝堂遣命釋之勞遇如故復令還鎮初遊瓌入覲邠州將吏以其子謀叛又御軍無政謂必受代餞送之禮

甚薄及遊瓌見上盛論邊事請築豐義城以備蕃寇上以特達委用如初及還鎮軍中懼不自安大將范希朝善將兵名聞軍中遊瓌畏其逼己將因事誅之希朝懼出奔鳳翔上素知名召入宿衞及遊瓌遣五百人築豐義城兩板而潰又寧州戍卒數百人縱掠而叛其無方略失士心皆此類也自寧州卒叛吐蕃入寇遊瓌自率衆戍寧州四年七月除將軍張獻甫代遊瓌不俟獻甫至又不告衆知乃輕騎夜出歸朝將卒素驕聞獻甫嚴急因其無帥縱兵大掠且圍監軍楊明義第請奏范希朝爲帥都虞候楊朝晟初逃難郊外翼日聞請希朝乃

復入城與軍衆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叛卒稍安朝晟乃與諸將密謀晨率甲兵而出召叛卒告曰前請者不獲張尚書來昨日已入邠州汝等謀叛皆當死吾不盡殺誰爲賊首名言之以罪歸之餘悉不問於是衆中唱二百餘人立斬之軍城方定上聞軍情欲希朝乃授寧州刺史爲獻甫邠寧之副遊瓌至京授右龍武統軍十四年卒諡曰襄

李廣宏者或云宗室親王之胄落髮爲僧自云見五岳四瀆神已當爲人主貞元三年自邠州至京師有市人董昌者通導廣宏舍於資敬寺尼智因之室召相工唐郛視之教郛告人曰廣宏且大貴智因本宮人董昌以酒食結

殿前射生將韓欽緒李政諫南珍霞神策將魏循李修前越州參軍劉昉陸緩陸絳陸充徐綱等同謀爲逆廣宏言岳瀆神言可以十月十日舉事必捷自欽緒已下皆有署置爲宰相（爲上疑有闕文）以智因尼爲后謀於舉事日夜令欽緒擊鼓於凌霄門焚飛龍廄舍草積又令珍霞盜擊街鼓集城中人又令政諫循修等領射生神策兵內應事克縱剽五日朝官悉殺之事未發魏循李修上變令內官王希遷等捕其黨與斬之德宗因禁止諸色人不得輒入寺觀

賈隱林者（新書附賈循傳循從子）滑州牙將也建中初爲本軍兵

馬使令率兵宿衞朱泚之亂諸軍未集隱林率衆扈從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答曰故范陽節度副使衡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臥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郎奏曰臣嘗夢日隆以首承之帝曰非朕邪因令糾察行在性質朴在奉天賊急攻城隱林與侯仲莊逐急救應難險備至既而懷光軍至逆賊解圍從臣稱慶隱林抃舞畢奏曰賊泚奔遁臣下大慶此皆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性靈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未改賊雖奔亡臣恐憂未艾也上不以爲忤甚稱之累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拜神策統軍將幸山南而卒贈左僕射賜其家實封三百戶賻絹百疋米百碩喪葬官給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也少從軍嘗爲郭尚父子儀裨將積功至朔方軍節度使軍令嚴肅士卒皆悅服初德宗居奉天希全首將所部與鄜坊節度使李建徽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合兵赴難軍已次漠谷爲賊泚邀擊乘高縱礧又以大弩射之傷者衆德宗令出兵援之不得進希全退次邠州以赴難功加檢校戶部尚書行在都知兵馬使從幸梁州帝還京師遷太子少師檢校右僕射兼靈州大都督御史大夫受降定遠城天德軍靈鹽豐夏等州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餘姚郡王希全將赴靈州嘗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

之乃著君臣箴以賜之其辭曰夫惟德惠人惟辟奉天從諫則聖共理惟賢皇立有極發命不易總萬幾以成務齊六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獨鑑一目不能周視敷求哲人式序在位於戲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啓沃之所宜自古今而未得且以讜言者逆耳讒諛者伺側故下情未通而上聽已惑俾夫忠賢敗於凶慝譬彼輕舟蒸徒楫之亦有和羹宰夫膳之孰云理國不自得師覆車之軌予其懲而高以下升和由甘受惟君無良亦臣之咎聞諸辛毗牽裾魏后則有禽息竭忠碎首勉思獻替以平可否勿謂無傷自微而彰勿

謂何害積小成大事有隱而必見令旣出而焉悔鼓鍾在宮聲聞於外浩然涉水朕未有艾將負扆以虛心期盡忠而納誨在昔稷契實匡舜禹近茲魏徵佑我文祖君臣協德混一區宇肆予寡昧獲纘丕緒臣哉鄰哉爾翼爾輔高秋始肅我武惟揚輟此禁衛殿於大邦戀闕方甚嘉言乃昌是規是諫金玉其相辭高理要入德知方總彼千慮備於八章宣父有言啓予者商殷有盤銘周有欹器或誡以辭或警以事撫圖演義發於爾志與金鏡而高懸將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鮮愼厥終汝其夙夜期保朕躬無曰爾身在外而爾誠不通一言之感

千里攸同導彼遐徐達余四聰華夷仰德時乃之功旣
往旣來懷賢忡忡唱予和汝式示深衷尋兼本管及夏
綏節度都統加太子少師希全以鹽州地當要害自貞
元三年西蕃劫盟之後州城陷虜自是塞外無保障靈
武勢隔西逼鄜坊甚爲邊患請復城鹽州朝議是之九年詔
曰設險守國易象垂文有備無患先王令典況修復舊
制安固疆理偃甲息人必在於此鹽州地當衝要遠介
朔陲東達銀夏西援靈武密邇延慶保捍王畿乃者城
池失守制備無據千里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
其勤若非興集師徒繕修壁壘設攻守之具務耕戰之

方則封內多虞諸華屢警由中及外皆靡寧居深惟永
圖豈忘終食顧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復前古之治
致四夷之守與其臨事而重擾豈若先備而即安是用
宏久遠之謀修五原之壘使邊城有守中夏克寧不有
暫勞安能永逸宜令左右神策及朔方河中絳邠寧慶
節度副元帥渾瑊朔方靈鹽豐夏綏銀節度都統杜希
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神策行營節度使邢君牙銀夏
節度使韓潭鄜坊節度使王棲曜振武節度使范希朝
各於所部簡練將士合三萬五千人同赴鹽州神策將
軍張昌宜權知鹽州事應板築雜役取六千人充其鹽

州防秋將士率三年滿更代仍委杜彥先具名奏聞悉與改轉朕情非已欲志在靖人咨爾將相之臣忠良之士輸誠奉命陳力忘憂勉茂功勳永安疆埸必集兵事實惟衆心各相率勵以副朕志凡役六千人二旬而畢時將板築仍詔涇原劍南山南諸軍深討吐蕃以牽制之由是板築之時虜不及犯塞城畢中外稱賀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稍安虜不敢深入希全久鎮河西晚節倚邊多恣橫帝嘗寬之豐州刺史李景略威名出其右希全深忌之疑畏代已乃誣奏景畧德宗不得已爲貶之希全病風眩暴戾益甚判官監察御史李起頗忤之希全

又誣奏殺之將吏皆重足脅息貞元十年正月卒本紀九年

冊十二廢朝三日贈司空

尉遲勝本于闐王珪之長子少嗣位天寶中來朝獻名馬美玉元宗嘉之妻以宗室女授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還國與西安節度使高仙芝同擊破薩毗播仙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改光祿卿皆同正至德初聞安祿山反勝乃命弟曜行國事自率兵五千赴難國人留勝以少女爲質而後行肅宗待之甚厚授特進兼殿中監廣德中拜驃騎大將軍毗沙府都督于闐王令還國勝固請留宿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都王實封

百戶勝請以本國王授曜詔從之勝乃於京師修行里盛飾林亭以待賓客好事者多訪之建中末從幸奉天爲兼御史中丞駕在興元勝爲右領軍將軍俄遷右威衛大將軍歷睦王傅貞元初曜遣使上疏稱有國已來代嫡承嗣兄勝既讓國請傳勝子銳上乃以銳爲檢校光祿卿兼毘沙府長史還固辭且言曰曜久行國事人皆悅服銳生於京華不習國俗不可遣往因授部王咨議兄弟讓國人多稱之府除以勝爲原王傅卒時年六十四貞元十年贈涼州都督子銳嗣

邢君牙瀛州樂壽人也少從軍於幽薊平盧以戰功歷

累毅折衝郎將充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反隨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過海至青徐間用神功之討劉展君牙又從神功戰伐有功歷將軍試光祿卿神功既為兗鄆節度使令君牙領防秋兵入鎮好畤屬吐蕃陵犯代宗幸陝君牙隸屬禁軍扈從後又以戰功加鴻臚卿累封河間郡公建中初河北諸節帥叛李晟率禁軍助馬燧等征之晟以君牙為都虞候累於武安襄國洹水魏縣淸豐討賊有功君牙擒生斬級居多屬德宗幸奉天晟率君牙統所部兵倍道兼程來赴國難及駐軍咸陽移營渭橋軍中之事晟惟與君牙商之他人莫可得而聞也收

復宮闕驟加御史大夫檢校常侍旣而晟爲鳳翔涇原元帥數出軍巡邊常令君牙掌知西後軍府安怗貞元三年晟以太尉中書令歸朝君牙代爲鳳翔尹鳳翔隴州都防禦觀察使尋遷右神策行營節度鳳翔隴州觀察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吐蕃連歲犯邊君牙且耕且戰以爲守備西戎竟不能爲大患又城隴州平戎州號永信城尋加檢校右僕射貞元十四年卒時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摘簿書以盜沒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慚遣釋吏引爲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縑爲謝其屈已好士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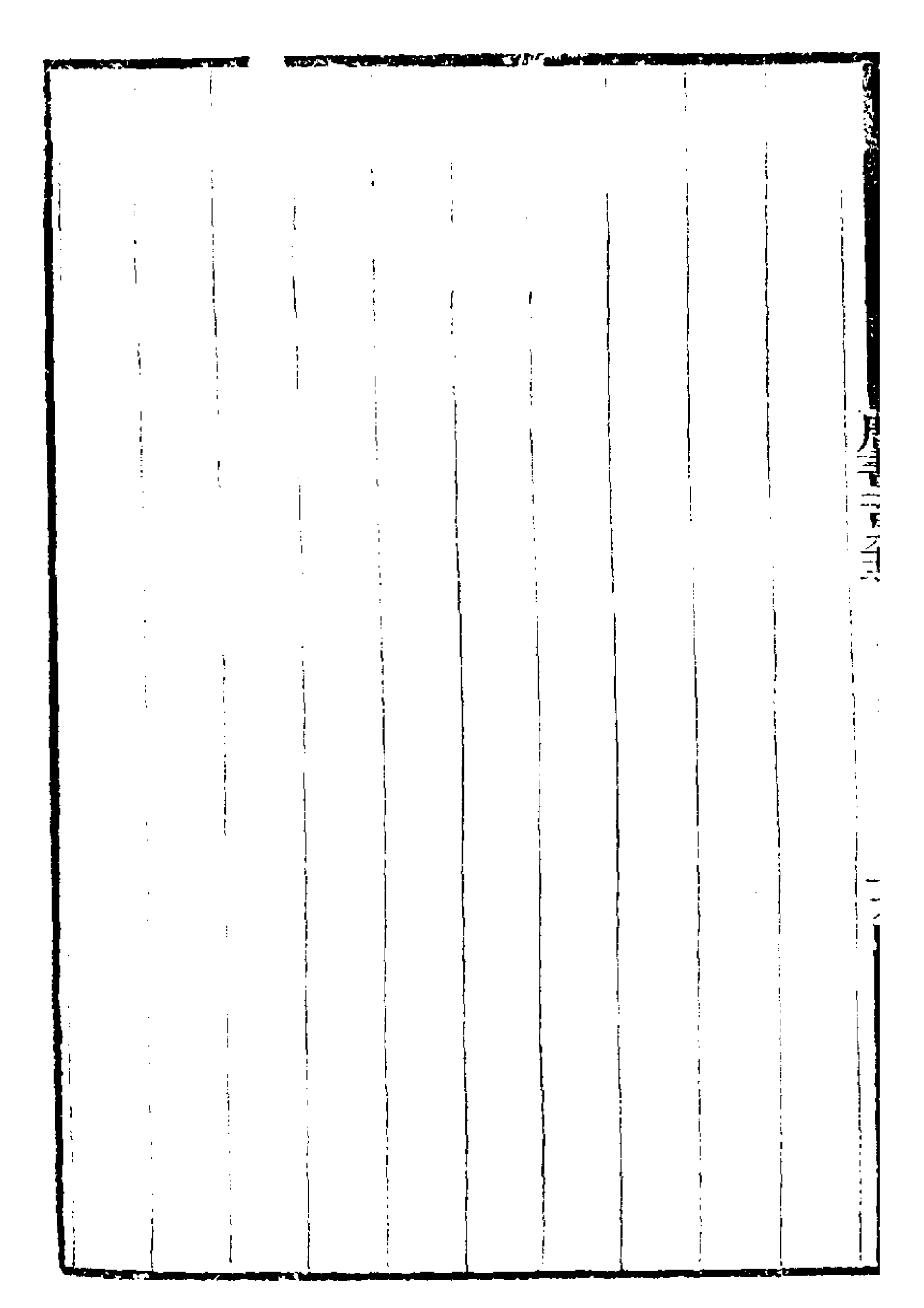
張敬則者不知何許人本名昌後賜名敬則初助劉元佐累有戰功官至鳳翔節度使常有復河湟之志遣大將野詩良輔發銳卒至隴西蕃戎大駭元和二年六月卒

史臣曰有唐中否逆寇勃興天王窘以蒙塵諸侯忠而忠難可孤生居沙漠挺然懷效命之風功冠貔貅屹爾有不矜之色李觀文儒之胄樂習兵戎戴聖主著定難之勳救渾瑊於會盟之變休顏斬使嬰城懷光股慄惠元覺自致天子軫悼元諒退兵章敬力戰讓功雖有蕃虜戎不忍小忿專殺庭光請罪轅門壯哉烈士其下

諸將鬱有勞能勝生異域推位讓國堅晉衛所慕華
風居中土者豈不思廉讓耶斯乃高祖之基太宗之業
貽厥孫謀不徒虛語

贊曰建中失國嘯聚氛慝昊命㦸延羣雄畢力歌鍾甲
第珪組緐錫凡百人臣忠乃令德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五



劉元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少倜儻不理生業爲縣捕盜吏違法爲令所笞僅死乃亡命從軍大曆中爲永平軍衙將李靈曜據汴州洽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遂詔以州隸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奏署宋州刺史建中二年加兼御史中丞亳潁節度等使李正己死子納匿

喪謀叛而李洧以徐州歸順納遣兵圍之詔洽與諸軍
援洧與納接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由是轉輸路通加
御史大夫又收濮州降將楊令暉分兵挾之徇濮陽降
其將高彥昭以通濮陽津遷檢校兵部尚書累封四百
戶兼曹濮觀察使尋加淄青兗鄆招討使又加汴滑都
統副使李希烈反元佐與李勉陳少遊哥舒曜聯兵屯淮汝數困賊李希烈攻汴州
德宗在奉天連戰賊稍卻興元初進加檢校左僕射加
平章事希烈圍寧陵洽大將劉昌言堅守不下希烈攻
陳州洽遣昌言與諸軍救之大敗賊黨獲其將翟崇暉
希烈棄汴州洽率軍收汴州詔加汴宋節度無幾授本

管及陳州諸軍行營都統賜名元佐是歲來朝又拜涇原四鎮北庭等道兵馬副元帥檢校司空新書司徒並封八百戶元佐性豪侈輕財重義厚賞軍士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於李忠臣訖於元佐而日益驕恣多逐殺將帥以利剽劫元佐貴母尚在賢婦人也常月織絁一端示不忘本數教敕元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庭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案當之可安乎元佐感悟故待下益加禮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元佐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元佐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若此又寵任小吏張士南及養子樂士朝財物鉅萬士朝通下屬闕文元佐在鎮李納每使來必重贈遺飾美女名樂從其遊娛故多得其陰事常先爲備故

納憚其心討貞元八年三月薨於位士（朝私元佐嬖妾懼事覺酖元佐死）年五十八廢朝三日贈太傅（諡曰壯武）將佐初匿喪稱疾俟代帝亦爲隱數日乃發喪子士寧士幹初將佐匿喪既發帝遣問所欲立吳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皆曰便及湊次汜水柩將遷請備儀瑗不許又令留什物俟新使將士大怒元佐子壻及親兵乃以三月晦夜激怒三軍明晨銜兵皆甲胄擁士寧登重榻衣以墨縗呼爲留後軍士執城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曰爾等皆請吳湊者遂臠之唯盧瑗獲免士寧乃以財物分賜將士請之爲帥孟介以聞帝召宰臣問計竇參曰今汴人援李

納以邀命若不許懼合於納遂從之授士寧起復金吾衛將軍同正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等使士寧位未定時遣使通王武俊劉濟田緒以士寧未受詔於國皆留之士寧初授節制諸將多不悅服性忍暴淫亂或彎弓挺刃手殺人於杯案間悉烝父之妓妾又強娶人之婦女好倮觀婦人每出畋獵數日方還軍府苦之其大將曰李萬榮與其父元佐同里閈少相善寬厚得衆心士寧疑之去其兵權令攝汴州事萬榮深怨之將伺其隙逐之十年正月（本紀九年十二月）士寧以衆二萬畋於城南兵既出萬榮晨入士寧廨舍召其所留心腹兵千餘人矯

謂之曰有詔徵大夫入朝俾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千貫無他憂也兵士皆拜萬榮既約親兵於內又召各營兵於外以是言令之軍士皆聽命萬榮乃分兵閉城門馳使白士寧曰詔徵大夫宜速即路若遷延不行當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爲用計無所出乃將五百騎走歸京師比至中牟亡走大半至東都所餘僮隸婢妾數十人而已既至京師詔令歸第服喪禁絕出入萬榮乃斬士寧所親之將辛液白英賢以令於軍凡賞軍士錢二十萬貫詔令籍没士寧家財以分賞焉遂授萬榮宣武軍兵馬留後初萬榮遣兵三千備秋於京西有親兵

三百前爲劉士寧所驕者日益橫萬榮惡之悉並行籍中由是深怨萬榮大將韓惟清張彥琳請將往不許萬榮令其子迺將之未發惟清彥琳不得志因親兵銜怨乃作亂共攻萬榮萬榮分兵擊之叛卒兵械少戰不勝乃劫轉運財貨及居人而潰殺傷千餘人叛兵四出多投宋州刺史劉逸準（新書作逸淮後同）厚撫之韓惟清走鄭州張彥琳走東都以束身歸罪宥以不死並流竄焉萬榮悉捕逃叛將卒妻孥數千人皆誅之萬榮誅叛卒之後人心恟恟不安軍卒數人呼於市曰今夜大兵四面至城當破衆驚駭萬榮悉捕得或云士寧所教萬榮斬之

以聞遂以士寧廢處郴州十一年五月授萬榮宣武軍節度使其年八月萬榮病遂署其子迺爲司馬迺勒大將李湛伊婁涗張伾往外鎮尋皆令殺之涗伾皆已死惟李湛至尉氏尉氏鎮將郝忠節不肯殺湛是夜軍士逐出李迺遂執送京師萬榮以其日病卒迺至京師付京兆府杖殺

劉士幹元佐養子前爲太府少卿有樂士朝者亦爲元佐養子因冒劉姓與士幹有隙及元佐卒或云爲士朝所酖士幹知之及至京師遣奴持刀於喪位語士朝曰有弔客至因誘殺之賜士幹死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明經及第至德初肅宗自靈武幸彭原晉上書謁見授校書郎翰林待制再轉衛尉丞出爲汾州司馬未幾刺史崔圓改淮南節度奏晉以本官攝殿中侍御史充判官尋歸臺授本官遷侍御史主客員外郎祠部郎中大麻中兵部侍郎李涵送崇徽公主使迴紇奏晉爲判官回紇恃有功見使者倨因問歲市馬而唐歸我賄不足何也涵懼未及對數目晉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者不已多乎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皮償貲天子不忘爾勞敕吏無得問爾反以是望我邪諸戎以我之爾與也莫敢確爾父子寧畜馬蕃非我則誰使衆皆南面拜不敢有言使還拜司勳郎中歷祕書太府太常少卿監左金吾將軍旬日德宗嗣位改太常卿新書太府卿遷右新書

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丞知臺事以清勤謹慎故驟遷右職尋為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潼關防禦使久之加兼御史大夫朱泚僭逆於京邑使兇黨仇敬忠何望之侵逼華州晉弃迺赴行在授國子祭酒尋令往恒州宣慰還至河中而李懷光反晉說之曰朱泚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為太尉泚寵公亦無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公敵賊有餘力若襲取之清宮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懷光喜且泣晉亦泣又語其將卒皆拜故懷光雖偃蹇亦不助泚從車駕還京師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改尚書左丞時右丞元琇領度支使為韓滉所擠貶黜晉嫉之見宰相極言非罪舉朝稱之復拜太常卿五年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政

事決在實參晉但奉詔書頒然諾而已金吾衛將軍沈房有弟喪公除不衣慘服入閤上問宰相對曰準式朝官有周年已下喪者許絁縵不合衣淺色帝曰南班安得有之對曰因循而然又問晉冠冕之制對曰古人服冠冕者動有佩玉之響所以節步也禮云堂上接武堂下布武至恭也步武有常君前之禮進趨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顛仆非恭慎也在式朝官皆是綾袍袱五品已上金玉帶取其文彩畫飾以奉上也是禹惡衣食而致美乎黻冕君親一致昔尚書郎含香老萊彩服皆此義也服絁縵非制也上深然之遂詔曰常參官入閤不得

趨走周朞已下喪者禁慘服朝會又令服本品綾袍金玉帶晉明於禮學如此竇參驕滿既甚帝漸惡之八年參諷晉奏其姪給事中竇申爲吏部侍郎帝正色曰豈不是竇參遣卿奏也晉不敢隱因問參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參貶官晉憂懼累上表辭位九年夏改禮部尚書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德宗紀貞元十二年晉爲東都留守兵部上闕十二年文會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迺爲亂以晉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營田汴宋觀察使晉既受命唯將幕官傔從等十數人都不召集兵馬既至鄭州宣武軍迎候將吏無至者

晉左右及鄭州官吏皆懼其勸晉云鄧惟恭承萬榮疾病之甚遂總領軍州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狀豈可料即恐須且遲迴以候事勢晉曰奉詔為汴州節度使即合準救赴官何可妄為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然未至汴州十數里鄧惟恭方來迎候晉俾不下馬既入乃委惟恭以軍政衆服晉明於事體機變而未測其深淺汴卒素驕怙亂嘗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一切罷之初萬榮逐劉士寧代為節度使委兵於惟恭以其同鄉里及疾甚李迺將為亂惟恭乃與監軍俱文珍同謀縛迺送歸朝廷惟恭自以當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晉心冀

其不敢進不意晉之速至晉已近方遽出迎之然心常怏怏竟以驕盈慢法潛圖不軌惟恭結大將柏里重晏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惟恭於京師配流嶺南帝錄其勢李迺勞貸死流汀州朝廷恐晉柔懦尋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晉行軍司馬晉謙恭簡儉每事因循多可故亂兵粗安長源好更張云爲數請改易舊事務從刻削晉初然之及案牘已成晉乃命且罷又委錢穀支計於判官孟叔度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皆惡之晉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六廢朝三日贈太傅謚曰恭惠賜布帛有差晉爲相也五月朔天子會朝公卿在廷侍中贊羣臣賀賓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公卿相顧未有詔晉從容進曰攝中書令臣參病不能事臣請代參事南面宣致詔詞進退甚詳卒後

末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等子溪字惟深亦擢明經三遷萬年令討王承宗也擢度支郎中爲東道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貲流封州至長沙賜死子居中善詩爲張籍所稱

陸長源字泳之開元天寶中尚書左丞太子詹事餘慶之孫西河太守璪之子長源淑書史乾元中隨河北諸賊因爲昭義軍節度薛嵩下屬闕文卒後始辟昭義薛嵩幕府嵩侈汰常從容規切嵩曰非君安能爲此久之歷建信二州刺史浙西節度韓滉兼領江淮轉運奏長源檢校郎中兼中丞充轉運副使罷爲都官郎中改萬年縣令出爲汝州刺史貞元十二年授檢校禮部尚書宣武軍行軍司馬汴州政事皆決斷之性輕佻言論容易恃才傲物所在人畏而惡之及至

汴州欲以峻法繩驕兵而董晉判官楊凝孟叔度亦縱恣淫湎衆情共怒晉性寬緩事務因循以收士心長源每事守法晉或苟且長源輒執而正之及晉卒令長源知留後事長源揚言曰將士多弛慢不守憲章當以法繩之由是人人恐懼加以叔度苛刻多縱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嬉戲自稱孟郎衆皆薄之舊例使長薨放散布帛於三軍制服至是人請服長源初固不允軍人求之不已長源等議給其布直叔度高其鹽價而賤爲布直每人不過得鹽三二觔軍情大變或勸長源故事有大變皆賞三軍三軍乃安長源曰不可使我同河北

賊以錢買健兒取旌節兵士怨怒滋甚長源性剛不適變又不爲備纔八日軍亂乃執長源及叔度等臠而食之斯須骨肉糜散長源死之日詔下以爲節度使及聞其死中外惜之贈尚書右僕射長源性訥易無威儀而淸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媿不及先人矣

劉全諒懷州武涉人也父客奴由征行家於幽州之昌平少有武藝從平盧軍開元中有室韋首領段普恪新書作洛恃驍勇數苦邊節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膽氣令抗普恪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獻自白身授左驍衛將軍充遊弈使自是數有戰功性忠謹爲軍人所信天寶末

安祿山反詔以安西節度封常清爲范陽節度以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以太原尹王承業爲河東節度祿山既僭位於東都遣腹心韓朝陽等招誘知誨知誨遂受逆命誘殺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詧祿山遂署知誨爲平盧節度使客奴與平盧諸將同議取知誨殺之仍遣與安東將王元志遥相應援馳以奏聞十五載四月授客奴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支度營田陸運押兩番渤海黑水四府經畧及平盧軍使仍賜名正臣又以王元志爲安東副大都護攝御史中丞保定軍及營田使正臣仍領兵平盧正臣遣使道海

至平原與太守顏眞卿相結眞卿喜以子爲質而歸背糧焉且請出師未至而眞卿棄平原乃還來襲范陽未至爲逆賊將史思明等大敗之正臣奔歸爲王元志所酖而卒逆賊署徐歸道平盧節度王元志與平盧將侯希逸等又襲殺歸道大曆九年追贈正臣工部尚書全諒本名逸準以父勳授別駕長史建中初劉元佐爲宋亳節度使召署爲牙將以勇果騎射聞元佐以宗姪厚遇之累署都知兵馬使試太僕卿兼御史中丞元佐卒子士寧代爲節度使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陽言出巡至宋州遽以逸準代良佐爲刺史及董晉卒兵亂殺陸長源監軍俱文珍與大將密召逸準赴汴

州令知留後全諒至其夜軍復亂殺大將及部曲五百人乃定朝廷因授以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兼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仍賜名全諒貞元十五年二月卒年四十九廢朝一日贈右僕射軍中立韓宏代節度云

李忠臣本姓董名秦平盧人也世家於幽州薊縣自云曾祖文昰棣州刺史祖元奬安東都護府錄事參軍父神嶠河內府折衝忠臣少從軍在卒伍之中材力冠異事幽州節度薛楚玉張守珪安祿山等頻委征討積勞至折衝郎將將軍同正平盧軍先鋒使及祿山反與其倫董竇議殺偽節度呂知誨立劉正臣為節度以忠臣

爲兵馬使攻長楊戰獨山襲榆關北平殺賊將申子貢榮先欽擒周釗送京師忠臣功多又從正臣破漁陽逆將李歸仁李咸白秀芝等來拒戰約數十合並摧破之無何潼關失守郭子儀李光弼退師忠臣乃引軍北歸奚王阿篤孤初以衆與正臣合後詐言請以萬餘騎同收范陽至后城南中夜反攻忠臣與戰遂至溫泉山破之擒大首領阿布離斬以祭纛釁鼓正臣卒又與衆議以安東都護王元志爲節度使至德二載正月元志令忠臣以步卒三千自雍奴爲葦筏過海賊將石帝庭烏承洽來拒忠臣與董竭忠退之轉戰累日遂收魯城河

間景城等大獲資糧以赴本軍復與大將田神功率兵討平原樂安郡下之擒僞刺史臧瑜等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忠臣爲德州刺史屬史思明歸順河南節度張鎬令忠臣以兵赴鄆州與諸軍使收河南州縣又與裨將陽惠元大破賊將王福德於舒舍口肅宗累下詔慰諭仍令鎮濮州尋移韋城乾元元年九月改光祿卿同正其年與郭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明年二月諸軍潰歸忠臣亦退至滎陽賊將敬釭來襲官船忠臣大破之獲米三百餘艘以資汴州軍士尋拜濮州刺史緣河守捉使移鎮杏園渡及史思明陷汴州節度

使許叔冀與忠臣並力屈降賊思明撫忠臣背曰吾比祗有左手今得公兼有右手矣與俱寇河陽數日忠臣夜以五百人斫其營突圍歸李光弼以聞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殿中監同正賜實封二百戶召至京師賜姓李氏名忠臣封隴西郡公賜良馬莊宅銀器綵物等時陝西神策兩節度郭英乂衛伯玉鎮陝州以忠臣為兩軍節度兵馬使魚朝恩亦在陝俾忠臣與賊將李歸仁李咸義（新書作李感案上文有李咸疑即一人或上文闕義字此衍義字之譌）等戰於永寧莎柵前後數十陣皆摧破之會淮西節度王仲昇為賊所擒寶應元年七月拜忠臣太常卿同正兼御史中丞

淮西十一州節度尋加安州刺史仍鎮蔡州其年令忠
臣會元帥諸軍收復東都二年六月就加御史大夫時
迴紇可汗既歸其國留判官安恪石帝庭於河陽守禦
財物因此招聚亡命爲寇道路壅隔詔忠臣討平之永
泰元年吐蕃犯西陲京師戒嚴代宗命中使追兵諸道
多不時赴難使至淮西忠臣方會鞠卽命整師飭裝監
軍大將固請曰軍行須擇日吉忠臣奮臂於衆曰焉有
父母遇寇難待揀好日方救患乎卽日進發自此方隅
有警忠臣必先期而至由是代宗嘉其忠節加本道觀
察使寵賜頗厚及同華節度周智光舉兵反詔忠臣與

神策將李太清等討平之忠臣提兵入華州所過大掠自赤水距潼關二百里無居人大厤二年加檢校工部尚書實封通前三百戶五年加蔡州刺史陝虢李國清為下所逐掠府庫國清徧拜諸將乃免會忠臣入朝次陝詔訊于衆衆懼忠臣不敢拒即圍棘約土投所掠物圍中一日盡獲七年檢校右僕射知省事李靈曜之叛戰西梁固敗之復與馬燧合敗賊於汴州田承嗣使姪悅援之兵三萬屯汴郛忠臣與諸將大破悅等忠臣勒裨將李重倩夜率百騎襲之貫其營而還殺數千百人悅間道走靈曜開城亡去軍遂潰汴州平十一年十二月加檢校司空平章事汴州刺史封西平郡王忠臣性貪殘好色將吏妻女多被誘脅以通之又軍無紀綱所至縱暴人不堪命而以妹壻張惠光為衙將恃勢兇虐軍中苦之數有

言於忠臣不之信也俄以惠光爲節度副使令惠光子爲衙將陵橫甚於其父忠臣所信任大將李希烈素善騎射羣情所伏因衆心之怒以十四年三月與大將丁暠賈子華監軍判官蔣知璋等舉兵斬惠光父子以脅逐忠臣單騎赴京師朝廷方寵武臣不之責也依前檢校司空平章事留京師奉朝請建中初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甚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說之時常侍張涉承恩用事坐受財賄事露帝將以法繩之涉即帝在春宮時侍講也忠臣奏曰陛下貴爲天子而先生以乏之財抵

法以愚臣觀之非先生之過也帝意解但令歸田里前
湖南觀察辛京杲嘗以忿怒杖殺部曲有司劾奏京杲
殺人當死從之忠臣奏曰京杲合死久矣上問之對曰
渠伯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死渠嘗從行
獨不死是以知渠合死久矣上亦憫然不令加罪改授
王傅而已忠臣木强率直不識書不喜儒生及罷兵權
常鬱鬱不得志及朱泚反以爲僞司空兼侍中泚率兵
逼奉天命忠臣京城留守泚敗忠臣走樊川別業李晟
下將士擒忠臣至繫之有司興元元年并其子並誅斬
之時年六十九籍没其家

李希烈遼西人父大定希烈少從平盧軍後隨李忠臣過海至河南寶應初忠臣爲淮西節度署希烈爲偏裨累授將軍試光祿卿殿中監忠臣兼領汴州希烈爲左廂都虞候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厯末忠臣軍政不修事多委妹壻張惠光爲押衙弄權縱恣人怨與少將丁暠等斬惠光父子忠臣奔赴朝廷詔以忻王造爲淮西節度副字疑衍大使授希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淮西節度留後令滑亳節度李勉兼領汴州德宗即位後月餘加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又改淮西節度爲淮寧軍以寵之建中元年又加檢校禮部尚書

會山南東道節度梁崇義拒捍朝命迫脅使臣二年六月詔諸軍節度率兵討之加希烈南平郡王兼漢南北都知諸兵馬招撫處置使又拜諸軍都統希烈破崇義衆遂討平之擁兵欲有其地山南節度使李承至不克猶大掠而去錄希烈功加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賜實封五百戶淄青節度李正己又謀不軌三年秋加希烈檢校司空兼淄青兗鄆登萊齊等州節度支度營田新羅渤海兩蕃使令討襲正己希烈遂率所部三萬人移居許州聲言遣使往青州招諭李納其實潛與交通遣李苣約納爲脣齒陰計取汴州又移牒汴州令備供擬將與納爲亂李勉以其道路合自陳留乃除道具

饌以待之希烈不從乃大慢罵勉嚴備以守納遣游兵導希烈絕汴餉路勉治兵蔡渠列東南饋自是志意縱肆言多悖慢日遣使交通河北諸賊帥等是歲長至日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各僭稱王滔使至希烈希烈亦僭稱建興王天下都元帥四年詔諸節度以兵掎角攻討唐漢臣高秉哲以兵萬人屯汝州未至賊將乘霧進王師還希烈遣其將襲陷汝州執李元平而去東都大擾亂士皆走河陽崤澠留守鄭叔則壁西苑賊按兵不進朝廷猶為含容帝聽盧杞計遣太子太師顏眞卿往宣慰眞卿發後數日以龍武將軍哥舒曜為東都畿汝州行營兵馬節度希烈既見眞卿但肆兕言令左右慢罵指斥朝廷即北使汴州南界鄂州右部江西節度使嗣曹王皋擊之拔蘄黃兩州擊賊將

李克韓霜露於白巖二將走初希烈自襄陽還背姚憺戍鄧州賊又得汝則武關梗絕帝使陝虢觀察使姚明敭治上津道置館通南方貢賦又遣逆黨董待名韓霜露劉敬宗陳質翟暉新書名崇暉等四人伺外使抄州縣官軍皆爲其所敗荊南節度張伯儀全軍覆沒曜復取汝州又令周曾王玢姚憺呂從賁康琳等來襲曜會玢憺韋清等謀迴軍據蔡州襲討希烈事洩並遇害清奔劉洽希烈懼還蔡州上疏歸罪曾等帝不赦詔斬希烈者四品以上得其官五品以下戶四百民賜復三年神策軍使白志貞又獻策謀令嘗爲節度都團練使者各出家僮部曲一人及馬令劉得信總之以討希烈屯陽翟并力詔李勉爲淮西招討使哥舒曜爲副荊南節度使張伯儀爲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節度使賈耽與皐副之德信去

陽翟入汝壁賊取
陽翟覆伯儀軍
至四月曜率衆屯襄城頻與賊戰皆不勝八月希烈率衆三萬圍襄城李勉又令將唐漢臣率兵與劉德信同爲曜之影援皆望風敗衄希烈兇逆既甚帝乃命舒王爲荊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大開幕府文武僚屬之盛前後出師未有其比又令涇原諸道出兵皆赴襄城軍未發會涇州兵亂車駕幸奉天其日希烈大破曜軍於襄城曜逃歸東都賊因乘勝攻陷汴州李勉奔歸宋州希烈性慘毒酷每對戰陣殺人流血盈前而言笑飲饌自若以此人畏而服從其教令盡其死力其攻汴州驅百姓令運木

士築壘道又怒其未就乃驅以塡之謂之濕稍旣入汴州於是僭號曰武成僭卽皇帝位國號楚以孫廣鄭賁李綬李元平爲宰相以張鸞子李綬李元平爲宰相鄭賁爲侍中孫廣爲中書令披其地爲四節度以汴州爲大梁府李清虛爲尹治安州爲南關署百官遣兵東討至寧陵竟爲劉洽所拒不得前因窺江淮盛兵攻襄邑守將高翼死之於是汴滑副都統劉洽率曲環李克信軍十餘萬戰白塔不利引還卒栢少清攬轡曰公小不利遽北奈何洽不聽夜入宋州賊驟勝徑薄寧陵舟乘衝踵進亘七十里時洽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賊使妖人祈風火戰棚盡坎堞欲登彥昭拔劍乘陴士感奮風亦反昌計於衆曰單法倍不戰賊猥我寡不如退以驕賊自宋出精銳擣不意功可成彥昭謝曰君少待請盡力乃登城誓衆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爲守得失在主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吾衆盡矣士皆泣且拜曰公在是誰敢去昌大慙彥昭擊

家牛犒軍士死戰斬首三千級請援於洽其屬作書言城且危彥昭覩曰君輕我邪取紙自爲書洽得書喜曰健將在西吾何憂選兵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奮出希烈大敗取其旆斬首萬計追北至襄邑收賊資糧而還洽表其功拜彥昭御史大夫實封百五十戶希烈既沮郤而壽州刺史張建封亦屯固始虜其旁希烈懼還汴州又遣將翟暉率精卒襲陳州爲劉洽李澄大破之俘衆三萬生擒暉以獻諸軍乘勝進攻汴州希烈遁歸蔡州擒其僞署將相鄭賁劉敬宗張伯元呂子嚴李達干等戍將孫液挈鄭州降帝即拜液爲刺史李皐樊澤曲環張建封又四面討襲之累拔其郡縣希烈敗衄貞元二年遣杜文朝寇襄州爲樊澤所破獲文朝三月因食牛肉遇疾其將陳仙奇令醫人陳仙甫置藥以毒之而死始希烈入汴聞戶曹參軍竇良女美彊取之女顧曰愼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祕謀

能轉移之嘗稱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竇姓頗如媚
者以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强終必
敗云何竇久而寢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乃
自立未決有獻含桃者竇請分遺仙奇妻聽之因蠟帛
丸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與薛育率兵譟而入妻男
子出徧拜曰請去帝號如淄青故事語已斬之
骨肉兄弟其一十七人並誅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竇亦
死
初希烈於唐州得象一頭以為瑞應又上蔡襄城獲
其珍寶乃是爛車釭及滑石偽印也陳仙奇者起於行
間性忠果自希烈死朝廷授淮西節度百姓給復二年頗竭誠
節未幾為別將吳少誠所殺贈太子太保賻布帛米粟
有差喪事官給
吳少誠幽州潞縣人父為魏博節度都虞候少誠以父

勳授一子官釋褐王府戶曹後至荊南節度使庾準奇之留爲衙門將準入覲從至襄漢見梁崇義不遵憲度知有異志少誠密計有成擒之畧將自陳於闕下屬李希烈初授節制銳意立功見少誠計慮乃以少誠所見錄奏有詔慰飭不次封通義郡王未幾崇義違命希烈受制專征以少誠爲前鋒崇義平賜實封五十戶後希烈叛少誠頗爲其用希烈死少誠等初推陳仙奇統戎事朝廷已命仙奇尋爲少誠所殺衆推少誠知留務朝廷遂授以申光蔡等州節度觀察兵馬留後尋正授節度少誠善爲治勤儉無私日事完聚不奉朝廷貞元三

年判官鄭常及大將楊冀謀逐少誠以聽命於朝試校書郎劉涉假爲手詔數十潛致於大將欲因少誠之出閉城門以拒之屬少誠將出餞中使常冀等遂謀擧事臨發爲人所告常冀先遇害其將李嘉節等各持假詔請罪少誠悉宥之其大將宋旻曹濟奔歸京師十五年陳許節度曲環卒少誠擅出兵攻掠臨潁縣節度留後上官涚遣兵赴救臨潁鎭使韋清與少誠通救兵三千餘人悉擒縛而去九月遂圍許州尋下詔削奪少誠官爵分遣十六道兵馬進討于頔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柵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宦人監軍專進退互爲異見十二月官軍敗衂於小

溵河（諸道師未交而遺棄輜仗不貲）明年正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北路行營諸軍將士並取全義指揮陳許節度留後上官涚充副使五月全義與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於溵水南（廣利城）官軍復敗七月全義頓軍於五樓行營爲賊所乘大潰全義與都監軍使賈秀英（新書英秀）賈國良等夜遁遂城守溵水汴宋徐泗淄青兵馬直趣陳州列營四面少誠兵逼溵水五六里下營韓全義諸軍又退保陳州其汴州河陽等兵各私歸本道陳許將孟元陽與（神策將蘇光榮）神策兵各率所部留軍溵水全義斬昭義滑州河陽河中都將凡四人（潞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

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然竟未嘗整陣交鋒而王師累挫潰少誠尋引兵退歸蔡州少誠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昭雪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弛少誠復因巢穴矣然爾以宦者監諸道軍劍南韋皐上言以為不如擇重臣為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陛下若重煩元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趨荊楚可以擒翦元惡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盈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爵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足賴遂下詔洗雪復其官爵累加檢校僕射順宗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初遷檢校司空依前平章事徙封濮陽郡王元和四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廢朝三日贈司徒

吳少陽本滄州清池人初吳少誠父翔在魏博軍中與

少陽相愛新書少陽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觀下文堂弟何不應父與相愛而少誠以為弟也此處疑有錯文及少誠知淮西留後乃厚以金帛取少陽至則名以堂弟署為軍職累奏官爵出入少誠家情甚暱少陽度少誠猜忍懼為所害乃請出外以任防捍之任少誠乃表為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凡五年少陽頗寬易而少誠之衆悅附焉及少誠病亟家僮單于熊兒者偽以少誠意取少陽至時少誠已不知人乃偽署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子元慶年二十餘先為軍職兼御史中丞少陽密害之及少誠死少陽自為留後時王承宗求繼士眞不受詔德宗怒以討承宗不欲兵連兩河

乃詔遂王宥遙領彰義軍節度大使以少陽爲留後遂授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少陽據蔡州凡五年不朝覲汝南多廣野大澤得豢馬畜時奪掠壽州茶山之利內則數匿亡命以富實其軍又屢以牧馬來獻詔因善之元和九年九月卒贈右僕射

吳元濟少陽長子也（山首燕頷垂頤鼻長六寸）初爲試協律郎兼監察御史攝蔡州刺史及父死不發喪以病聞因假爲少陽表請元濟主兵務帝遣醫工候之卽稱少陽疾愈不見而還（有董重質者少誠婿也勇悍從將善爲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請以精兵三千由壽之間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掩商鄧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搖東南則荊衡黔巫傳一矢可定）

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嶠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橫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先是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及其將侯惟清嘗同爲少陽畫朝覲計及元濟自領軍兇狠無義惟暱軍中兇悍之徒素不便兆縊殺之歸其屍於家械侯惟清而囚之時朝廷誤聞惟清已死贈兵部尙書贈蘇兆以右僕射楊元卿先奏事在京師得盡言經畧淮西事於宰相李吉甫始少陽以病聞元卿請凡淮西使在道路者所在留止之及少陽卒凡四十日不爲輟朝但易將加兵於外以待其邸吏無何妄傳董重質已殺元濟并屠其家李吉甫遽請對拜賀乃輟朝數日知元濟尙在時賊陰計已成

羣衆四出狂悍而不可遏屠舞陽焚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州許州及陽翟人多逃伏山谷荆棘間爲其殺傷驅剽者千里關東大恐（弔使至弗克入而還乃詔烏重胤兼汝州刺史引軍壓其境寧州刺史曹華爲之副以戍襄城）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爲忠武軍節度使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充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仍令內常侍崔潭峻監綬軍十年正月綬軍臨賊西境詔曰吳元濟逆絶人理反易天常不居父喪擅領軍政諭以詔旨曾無謙恭熒惑一方之人迫脅三軍之衆以少陽嘗經任使爲之軫悼命中弔祭臨遣使臣陵虐封疆遂致稽阻絶朝廷之禮忘父子之恩旋又掩寇

舞陽傷殘吏卒焚燒葉縣搔擾閭閻恣行熨戮無所畏忌朕念賞延之義重傷藩帥之門尚欲納於忠順之途處在顯榮之地未能飾愆猶爲包荒再降詔書俾申招撫而毒螫滋甚姦心靡悛壽春西南又陷鎮柵窮兇稔惡縱暴延災覆載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棄良非獲已致此興戎吳元濟在身官爵並宜令削奪令宣武大寧淮南宣歙等道兵馬合勢山南東道及魏博荆南江西劍南東川兵馬與鄂岳許會東都防禦使與懷鄭汝節度及義成兵馬犄角相應同期進討時大旱詔旣下雨霔凡三日田宏正韓宏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顏軍綬屯蔡西鄙師小勝不設備二月綬兵爲賊所襲敗

於磁邱退保唐州壽州刺史令狐通戰數北賊乃拔霍邱居馬塘通嬰城不敢出詔左金吾衛大將軍李文通宣慰使其至使代通四月光顏破賊黨元濟遣人求援於鎮州王承宗淄鄆李師道二帥上表於朝廷請赦元濟之罪朝旨不從文通引兵與賊將王覽戰重質戰史族岡馘覽首自是兩河賊帥所在竊發冀以沮撓王師五月承宗師道遣燒河陰倉詔御史中丞裴度於軍前宣諭觀用兵形勢度還奏曰臣觀諸將唯光顏勇義盡心必有成功上意甚悅翼日光顏奏大破賊於時曲上曰度知光顏可謂至矣乃以度兼刑部侍郎自是中外相賀決不赦賊徵天下兵環申蔡之郊大小十餘鎮六月承宗師道遣盜伏於

京城殺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元衡死度重傷而免憲宗特怒卽命度爲宰相淮右用兵之事一以委之七月李師道遣嵩山僧圓淨結山賊與留邸兵欲焚燒東都先事敗而禍弭嚴綬退罷乃以汴州節度使韓宏爲淮右行營兵馬都統以高霞寓有名用爲唐鄧節度（光顏與重胤合擊賊小溵河敗之夷其屯壍）十一年奏諸軍雲合惟李光顏懷汝節度烏重胤心無顧望旦夕血戰繼獻戎捷（光顏壁堂河文通敗賊於固始拔鐵山）六月高霞寓爲賊所擊敗於鐵城（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級焚其壁次鐵城賊偽奔霞寓窮追伏發死傷略盡）退保新興柵（賊圍之監軍李議誠馳入唐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元濟以霞寓敗不足虞併力以備陳其秋文通以兵銜枚夜出九女原屠堅壁）

三十所分兵西北並安陽山破屯遷數百人降者萬餘執兩將光顏敗郾城兵二萬俘六將復與重胤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內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有功斤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胤右僕射田布御史中丞韓公武御史大夫詔旨約束厲賞罰諸將恐懼時諸軍勝負皆不實鬬多虛稱克捷及霞寓敗中外恟恟宰相諫官屢以罷兵爲請唯裴度堅於破賊尋以袁滋代霞寓爲唐鄧節度滋柔懦不能軍十二年正月袁滋復貶閑廄使李愬表請軍前自効乃用愬爲唐鄧帥以代滋元濟食盡士卒食菱芡魚鼈皆竭至斷草根以給者民若飢相與四潰元濟亦齧其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僑置郾城吳房於行營以綏新附愬軍歷境破屯柵十餘所拔賊文城柵擒柵將丁士良吳秀琳愬畧與橋又獲賊將李祐李光顏亦拔賊郾

城賊帥張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郾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伯良奔還蔡曹華取青陵城斷郾歸路賊將鄧懷金懼即送款光顏受之愬又襲破朗山執戍將梁希果平汶港等三壁元濟始懼盡發左右及守城卒屬董重質以抗光顏六月元濟乞降爲羣賊所制不能自拔元濟知衆數潰而外失秀琳等因奉表請束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行營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上以元兇已蹙兵未臨於賊城輓饋日殫因延英問計於宰相裴度曰賊力已困但羣帥不一故未能決降上曰卿決能行乎曰臣誓不與賊俱全七月詔以度爲彰義軍節度使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以郾城爲行營蔡州爲節度所梁守謙與諸將討先度未至立功諸將亟職不勝八月度至郾城激勵士衆軍士

喜度至以賞罰必行皆願輸礬每出勞軍士有流涕者時李愬營文城柵既得吳秀琳李祐知其可用委信無疑日夜與計事於帳中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洄曲西境防捍而守蔡者皆市人疲耄之卒可以乘虛掩襲直抵懸瓠比賊將聞之元濟成擒矣愬然之咨於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十一月憲宗本紀李愬傳皆十月愬夜出軍令李祐率勁騎三千爲前鋒田進誠三千爲後軍愬自率三千爲中軍其月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坎牆而畢登賊不之覺十一日攻衙城防卒尚千餘援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會重質降愬而田進誠取賊庫兵即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率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

門壞擒元濟并其家屬以聞申光戍兵尚三萬皆降　初元濟之叛恃其兇狠然治軍無紀綱其將趙昌洪新書名昌凌朝江董重質李祐李憲王覽趙曄王仁清等各權兵外寇李師道鄆州之鹽城往來寧陵雍邱之間韓宏知而不禁淮右自少誠阻兵已來三十餘年王師加討未嘗及其城下常走韓全義敗于頔故驕悍無所顧忌且恃城池重固有陂浸阻迴故以天下兵環攻三年所克者一縣而已及黜高霞寓李遜袁滋諸軍始進又得陰山府沙陀驍騎邯鄲勇卒光顏重胤之奮命及丞相臨統破諸將首尾之計方擒元濟中蔡之人始劫於希烈少誠之虐法而忘其所歸

數十年之後長者衰喪而壯者安於毒暴而恬於搏噬地旣少馬而廣畜騾乘之教戰謂之騾子軍尤稱勇悍而甲仗皆畫爲雷公星文以爲厭勝而少誠能以姦謀固衆心初韓全義敗於溵水蔡兵於全義帳中得公卿間問訊書少誠束而諭衆曰朝廷公卿以此書託全義收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以爲婢妾以此激怒其衆絕其歸向之心是以蔡人有老死不聞天子恩者者故堅爲賊用地雖中州人心過於夷貊乃至搜閱天下豪銳三年而後屈者彼非將才而力備蓋勢驅性習不知教義之所致也元濟至京憲宗御興安門受俘百僚樓前

稱賀乃獻廟社徇於兩街斬之於獨柳時年三十五新書二十五其夜失其首妻沈氏沒入掖庭弟二人子三人流於江陵誅之判官劉協庶趙曄王仁清七人皆斬光蔡等州平始復爲王土矣度還以馬揔爲留後俄拜節度使析溵州隸陳許始度之出太子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帝美度功即命愈爲平淮西碑其文曰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熙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旣受群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旣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子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

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
囙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
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
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
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
鳳翔鄜延寧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宏汝以卒
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
淮南宣歙浙西徐泗五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
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
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
罰用命不用命曰宏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
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
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
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
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
往非郊廟祠祀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
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
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

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
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宏責戰益急顏胤武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
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
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己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
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
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
斬元濟京師冊功宏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
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
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進封晉國公進
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宮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
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
愈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
土襲盜以狂往在元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
四聖不宥屨與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
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
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
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
自以為强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
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

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詐天誅乃赦顏
肖怨武古通成統於宏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丘萬其師
大兵北乘厥數倍之督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
卒大害勝之部陵圍城來降自夏及秋復屯相望兵頓
不厲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蕭士飽而歌馬騰於
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人
道無留者領領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
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
呼舞蔡之婦女逆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
寒賜以繪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
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而起左淪右粥爲之擇人以
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卸今乃
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
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
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笑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弃
走來偕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于
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拔不
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
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愈以元濟之平由度能固天子意
得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卒傳之多歸度功而怨特以

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
不實帝亦重梧武臣心詔斲其文更命翰林學上段文
昌爲之李祐以功遷神武將軍賜田宅米粟帝迹董重
質教元濟亂欲誅之而李愬先許不死故貶春州司戶
參軍淩朝江播州司戶參軍是歲申蔡州始
輸貢物戶部以其久不至請元日陳於廷

史臣曰治亂勢也勢亂不能卒治長源以法繩驕軍禍
不旋踵則董公之寬柔不無謂古之名將以陰謀怨望
鮮全其族者董秦始奮忠義多長者言宜其顯赫及失
意挾邪俄被淮陰之戮惜哉吳少誠爲希烈之亂胎雖
謀奪其軍及嗣而滅而元濟效希烈之狂悖謂無天地
人之兇險一至於斯是知王者御治之道其可忽諸

贊曰聖哲之君愼名與器不軌之臣得寵則戾董怨而

族異悖而蒞好亂樂禍可鑒前車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六